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集傳雅者正也

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諷諫之巧○程子曰雅者

正言其事○雅者陳其正理

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

何氏楷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矣

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

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劉氏瑾曰釐與禧同祭而受福



也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

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程氏

大昌曰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劉氏瑾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說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

而用之其周公之為手與二南同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

其聲附之

問變雅朱子曰亦是變用他腔調耳○輔氏廣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

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

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劉氏

理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集說

鄭氏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后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

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

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孔氏頴達曰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由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小雅大雅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

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蘇氏軾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者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

者大矣○朱子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卽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集傳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

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

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

呦呦

音幽

鹿鳴

音芒

食野之苹

音莧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叶師莊反

吹笙鼓簧

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

呼報反

我示我周行

叶戶郎反

集傳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蘩

音賴

蕭也

郭氏璞曰今蘩蒿也初生

亦可食○嚴氏粲曰釋草葍有二種一云葍蒨其大者蒨此水生之蒨也解見采蒨一云葍蒨蕭此陸生之葍也即鹿所食是也

青色白莖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

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

李氏如圭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季氏本曰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儀禮有歌有笙古者作樂必歌吹間作

簧笙中之簧也

張氏揖曰笙以

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嚴氏粲曰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發聲

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

鄭氏康成

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孔氏
穎達曰飲食必酬侑之者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
復發幣以勸之
周行大道也朱氏公遷曰道者事物
當然之理日用之間坦

然可以由
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
穎達

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
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

語先王
之道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李氏如圭曰饗在廟
燕在寢饗重而燕輕

饗則君親獻
燕則不親獻
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

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
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

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

瞿氏景淳曰鹿聚於野其情適故其

聲和賓在於燕其情通故其言盡

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

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

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許氏謙曰冀之辭也

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

不自留焉

劉氏瑾曰陳澹云記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

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

淫也與

集說

王氏肅曰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孔氏頴達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散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程子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故人勸而得盡其歡心○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叶則豪反

視民

不忼

叶他彫反音兆

君子是則是傲

胡教反叶胡高反

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教

反牛刀

集傳興也蒿藪也即青蒿也

去力反

孫氏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藪○郭

氏璞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藪

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忼偷薄

也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

李氏公凱曰宣播德音甚昭著也○

鄒氏泉曰德音指平日懿德之著為令聞者

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

所當則傲

王氏炎曰君子有官君子大夫以下羣臣

則亦不待言語之間

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集說

劉氏彝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

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恍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儆者不亦君子乎○程子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意使儀法之○范氏祖禹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

心

集傳興也芴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

也

范氏處義曰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也

燕安也

○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

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郝氏敬曰心契而後忠告

可幾也

集說

毛氏萇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曹氏粹中曰君

臣相勉以善故久而不荒○輔氏廣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其所以和樂之意永久無數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以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而無窮矣

總論

嚴氏縈曰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謂羣臣為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

益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為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蔣氏悌生曰首章言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儀軌百寮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然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為師法也則雖過於樂而不至於淫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尊賢貴德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集傳案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

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

用樂亦然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采其

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而學

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

小也肄習也

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

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

鄉人也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

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
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肆三官其始也
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
義始得○劉氏瑾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
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
貢士之禮又用於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
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
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
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
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然

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

范氏處義曰於朝曰君臣以名

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上下情通
則和樂可知 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集說

孔氏頴達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行其厚意然後

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

○鄧氏元錫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尚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

之故燕樂之是

周之盛德也

四牡駢駢

芳非反

周道倭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音古

我心傷悲

集傳賦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

程子曰猶通途也

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

董氏迪曰說文煮海為盬煮池為盬盬苦而易

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

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閱其勞言駕此四

壯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

以內顧而傷悲也

孔氏穎達曰使臣以王家之事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

心念思父母而傷悲也○朱氏公遷曰傷悲於心王事故也不然則可以逸樂矣

臣勞於事

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

情思也

孔氏穎達曰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也

無私

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

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
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集說

輔氏廣曰其私恩雖不能不懷歸而其公義則又念王事之不可不堅固如此而悲傷則得其

正矣○呂氏柟曰私恩公義之說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為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黃氏佐曰懷歸雖切亦惟使職盡而後可以得遂但今日之事王事也臣勞王之事不可以不堅是以情為義制但內顧而傷悲耳

○四牡駢駢嘽嘽

他丹反

駱

音洛

馬

叶滿反

豈不懷歸王事靡

盥不遑啟處

集傳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程子曰：駱馬強而耐。

遠。遑暇啟跪處居也。項氏安世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即起身居，則坐也。○嚴

氏榮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

集說。輔氏廣曰：我心傷悲，既迷其私，思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迷其公義之不可已也。此所謂天理

人情之至也。○季氏本曰：此申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念父母之意。

○翩翩者騅當作佳載飛載下叶後集于苞栩況甫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雨反。

集傳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也。羅氏中行曰：夫方扶反，不方浮反，又如字。

爾雅作鳩
鴉音同

今鴉鳩也

毛氏萇曰離壹宿之鳥○陸氏佃曰壹宿壹於所宿之木離性

慈孝
懇謹

凡鳥之短尾者皆佳屬將養也○翩翩者鷓猶

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

不遑養其父

徐氏鳳彩曰以物之得所止與子之失所養

此君人者所以

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

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

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朱氏公遷曰憂

其憂則說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

集說蘇氏轍曰雛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雛

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棚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音**王事靡盬不遑將**

母叶滿彼反

集傳興也杞枸音苟**櫪**音計**也**郭氏璞曰今枸杞也○嚴氏榮曰本草有枸杞一名

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兩章乃言所以懷歸之故先言公義後言私恩而私恩乃所歸重也○黃氏佐

曰上二章言其思親而不得此則興其缺親之養也

○駕彼四駱載駮助救駮侵寢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諭

深審二音

集傳賦也駮駮駮貌

呂氏祖謙曰說文曰駮馬疾步也駮馬行疾也

諭告也

孔氏穎達曰左傳辛伯諭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諭為告也

以其不獲養父母

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

勞之耳

孔氏穎達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

之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孔氏穎達曰母以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集說

范氏祖禹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

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謝氏栢得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總論

朱子曰使臣將命以賦政於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

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朱氏善曰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也然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者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呂氏耒曰以王事之靡盬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啟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為耶其功可知矣然非上

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集傳案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

輔氏廣曰或已國使臣之歸
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

故春秋傳亦云而

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

稱亦正合其本事也

春秋魯襄公四年左傳穆
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

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
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
不重拜○魯語叔孫穆子對曰四牡君所以章

使臣之勤也
敢不拜章

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

儀禮

鄉飲酒禮注四牡采其勤苦王事念將
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

疑亦本

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集說

程子曰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
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

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蘇氏
輟曰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
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
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
歌焉意者以其
聲為先後歟

皇皇者華

芳無反
與夫叶

于彼原隰駢駢

所巾反

征夫每懷靡及

集傳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
下溼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

毛氏萇曰征夫行人也○鄭氏康成曰衆
行夫○孔氏穎達曰使與上介衆介也懷思也○

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
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
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
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駢駢然之征夫則其所
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

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輔氏廣曰以為戒者即穆子所謂君

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

集說

毛氏萇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

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使人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蘇氏轍曰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歎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者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

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一之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為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

○我馬維駒

恭于恭
候二反

六轡如濡

如朱
由二反

載馳載驅

虧虧
由

二反
周爰咨諏

子須子
候二反

集傳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

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

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黃氏佐曰此章
至末章皆一意

集說

歐陽氏修曰二章以下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

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樗曰使者之奉使周徧其所而詢問之周官擇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徧咨謀無所不及也○輔氏廣曰程子所謂咨訪使臣之大務者蓋人君正以其耳目不得親與四遠之民相接故遣使臣於外以宣已意而通下情則為之使者又豈可不務廣詢博訪以副其君之意哉

○我馬維騏其音六轡如絲

叶新齋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叶莫

反悲

集傳賦也如絲調忍也

刃音

朱氏公遷曰猶言和柔也

謀猶諏也變

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歐陽氏修曰諏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駱六轡沃反烏毒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反待洛

集傳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劉氏瑾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度

猶謀也

○我馬維駒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駒呂氏祖謙曰詳解見駒均調也詢猶

度也

總論劉氏彝曰駒駢駱駒皆駒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黃氏佐曰首章與其勤使役而常懷

不及之心下詳其服使役以補其不及之職首章述其心後四章述其事蓋惟其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惟

其事之敏則其心之勤益可知矣

附錄

毛氏萇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

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氏康成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

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孔氏穎達曰左傳

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范氏處義曰載馳載驅而往不憚勞苦周徧咨訪

其事悉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諒之

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貴詳審莫得其實也○呂氏祖謙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

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集傳案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

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

儀禮

鄉飲酒禮注皇皇者華采其更是勞苦自疑亦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

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

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

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

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

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

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輔氏廣曰范氏說是餘意夫君臣一

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集說

嚴氏槩曰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朱氏公遠曰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

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

常棣之華鄂

反五各

不韡韡

反韋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禮待

反

集傳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

宋氏祁曰世人多誤以常棣為

唐棣於兄弟用之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李氏樗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

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二者異木

也鄂鄂然外見之貌

毛氏萇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穎達曰謂華聚而發

於外也

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

王氏肅曰不韡韡言韡韡也○孔氏穎達

曰華非一色故云光明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

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

兄弟者乎

輔氏廣曰詩記所載諸家常棣之說皆兼比體惟集傳之說乃是興體只是以豈不

鞞鞞興豈有如
兄弟一句耳

集說

孔氏頴達曰常棣之木衆花俱發實鞞鞞而光
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

暉乎○嚴氏粲曰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
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
朱氏道行曰凡今之人大概泛說非屬毛離裹於我
隔膜者情分不甚關切焉得如己之兄弟此其理易
見也下七章反覆發
明總以見其不如耳

附錄

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方于反柎
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鞞鞞然盛興弟以

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鞞鞞然○王氏安
石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
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程子曰不
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

人之莫如兄弟也○呂氏祖謙曰說文鄂作萼○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皆包此
意學者所當
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叶胡威反

原隰裒

薄侯反

矣兄弟求矣

集傳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
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
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
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其志切其
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鬪音弓而射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
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
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

悉辨也

范氏處義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
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

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
於理亦可信○朱子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
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以
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
公之心也

集說

何氏楷曰此就常情而言上章所謂莫如兄弟
者於此驗之最為親切○莊子所云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脊

井益反

令

零音

在原兄弟急難

沿叶泥反

每有良朋況也永

歎

吐丹反叶它涓反

集傳興也脊令

董氏道曰爾雅作鵲鴝

雝渠水鳥也

禽經脊令友悌○陸

氏璣曰大如鷦雀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陸氏佃曰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鳴則

天當大雪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悅

季氏本曰況與悅同言朋友情雖愴悅亦但長

已歎而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

孔氏穎達曰脊令水鳥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既在

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嚴氏桀曰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為脊令首尾相應是也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

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

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
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
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隸周公作也聖人
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集說

王氏安石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讐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

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讐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有所不暇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與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兄弟鬩

許歷反

于牆外禦其務

春秋傳作每有良朋

每有良朋烝

之承反

也無戎

叶而反

集傳賦也鬩鬪狠也

朱氏道行曰牆與外相應同室之鬪在門以內故曰鬩

禦

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狠于

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

乎

王氏安石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

富

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氏預曰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孔氏穎達曰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詩以親之耳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鬪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輔氏廣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得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桑
經反

集傳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

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

蘇氏轍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

○儉

賓 屑 反

爾籩豆飲酒之飶

於 慮 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 洛且

孺

集傳賦也儉陳飶饜具俱也

王氏安石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

孺小

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
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集說

程子曰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
食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謝

氏枋得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
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顏情稔熟者禮文有
時而脫略也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
何如兄弟無故飲酒於家庭之間不惟和樂其情親
義厚無異於孺
子嬉戲之時乎

○妻子好

呼報反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許及反

和樂且湛

荅南反叶
持林反

集傳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鄭氏

曰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道曰而兄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

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嚴氏祭曰鹿鳴傳

集說蘇氏轍曰妻子以好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

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朱子語類問六章七章
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
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
天理常隱而難尋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
然而生也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逸樂耶
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宜爾室家

叶古胡反

樂爾妻帑

音奴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用就

乎字
為韻

集傳賦也帑子

陸氏德明曰帑依字吐蕩反經
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孛也

究窮

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
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
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
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
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集說

輔氏廣曰兄弟之具翁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

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黃氏佐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欲人驗其信然所以致丁寧之意也蓋死喪患難之時天理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總論

朱氏善曰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

當厚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帑之樂可久苟兄弟闕於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帑且不得以久其樂矣○汪氏應蛟曰常棣言兄弟曲盡人情也死生憂樂靡不相通豈

良朋能論厚薄哉夫天性懿親始何嘗不篤愛其後鮮克終即有妻子奚樂焉故詩之卒章曰宜室家樂妻帑意至深遠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

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常棣燕兄弟也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

相承順之道故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也○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木丁丁

陟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

叶桑經反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集傳興也丁丁伐木聲

劉氏敞曰聲相應也

嚶嚶鳥聲之和也

郭氏璞曰嚶嚶兩鳥鳴

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

友故舊之樂歌

李氏樗曰既謂朋友又謂之故舊亦如鹿鳴之詩既謂之羣臣又謂之嘉

賓不必分別言之

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

呂氏祖謙曰什

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而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而言

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

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程子曰和謂相好平謂不

變○王氏質曰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集說

程子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繼言鳥

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蘇氏轍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李氏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又在上之人率之於上則民皆翕然效德歸於淳厚之域天子求友以治天下而有和平之效庶人求友以治一身而有和平之效○唐氏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於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於平也

○伐木許許

呼古反

醜所宜反

酒有與

象呂反

既有肥羜

直呂反

以速諸父

扶雨反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叶居反

於烏祭酒

所懈

反

婦

蘇報反 叶蘇吼反

陳饋八簋

叶已反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其九

反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其九反

集傳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

呼邪

余遮反

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醜酒者或以筐

陸氏

德明曰謂以筐蓋音鹿酒

或以草

孔氏穎達曰用草者用茅也

沖

躋上聲

之而去

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康

成曰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事酒今之醇酒皆新成也與

美貌矜未成羊也

郭氏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矜

連名也諸父朋友

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

孔氏

穎達曰粲然灑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

八簋器之盛也

毛氏萇曰天子八簋○孔氏穎

達曰周官宰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劉氏彝曰簋八則籩豆

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

後諸舅者親疎之殺

所界反也

孔氏穎達曰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

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

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

答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

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

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集說

范氏祖禹曰寧適不來微我勿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

也○李氏樗曰上章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云伐木許許者省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宴樂朋友此古人忠厚之情有見於此故寧使召之而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黃氏佐曰以伐木無不用其力興駕友無不用其情也

○伐木于阪

叶乎

釃酒有衍籩豆有踐

在演

兄弟無遠

民之失德乾餱

音候

以愆

叶起

有酒湑

思呂

我無酒醑

音古

我坎坎鼓我蹲蹲

七句反

舞我迨迨

音待我暇

叶後反

矣飲此滑

矣

集傳興也行多也踐陳列貌

嚴氏粲曰解見伐柯

兄弟朋友之

同儕者

曹氏粹中曰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

無遠皆在

也

胡氏紹曾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言無遠立言之法

先諸舅而後兄弟者

尊卑之等也乾饌食之薄者也

嚴氏粲曰饌乾食也公劉乃裹饌糧王制

乾豆注云乾謂腊之以為豆實

愆過也

曹氏粹中曰易曰飲食必有訟

滑亦醜也酤

買也

嚴氏粲曰設言縱使無酒猶當酤之下文言飲此滑知不待酤也○謝氏枋得曰滑我我滑之

也酤我我
酤之也

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

謝氏枋得曰鼓我
我鼓之也舞我我

舞之也

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

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

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

也

徐氏鳳彩曰飲乘於暇既不拘好會
燕饗之常亦不廢蒞朝考政之期也

集說

蘇氏轍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餼相譴故君子
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酤之

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
之也○輔氏廣曰此章蓋極道和樂而不變之意言

細民之相失或以薄乎飲食而不以相分之故蓋前
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

微過耳於微過而猶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鄒氏泉曰以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興燕飲必於所親
人之

總論

朱氏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
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乎朋友者以明道

也以進德也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
為父兄卑之而為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疎之而為異
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
為諂以貴交賤而不為屈以卑就尊而不為僭以尊
就卑而不為賤內取之同姓而不為眈外取之異姓
而不為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
何貴賤親疎之閒哉○何氏措曰禮有饗有食有燕
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
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餞雖設酒而不飲燕禮一
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

此詩言有肥牡肥豕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遵豆有踐是有飯有醴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蓋禮之盛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

之

范氏處義曰是詩原六章考文義當作三章

集說

真氏德秀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

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

友相須之義而不見
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

音

厚何福不除

直慮反

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集傳賦也保安也

曹氏粹中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

爾指君也

歐陽氏修

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王氏質曰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固堅單盡也除

除舊而生新也

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胡氏紹曾曰除字詩中皆直慮反除猶易

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

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

此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懽心而不

強以為者也○曹氏粹中曰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祿出於天○輔氏廣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也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朱氏公遷曰往者方消來者復受福之在已無少間也○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

子淺反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

集傳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

范氏處義曰說文以實始翦商

之翦為戩亦取除舊為義

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

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

天人之際交相與也

朱氏公遷曰爾既受於天天又錫於爾一受一錫反覆申重所

謂交相與也

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

此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

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蘇氏轍曰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不適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集傳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李氏

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劉氏熙曰山產也產生物也阜厚也

言高厚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岡亢也在上之言也

皆高大之意

鄭氏康成曰此言其福祿

委積高

川之方至

劉氏熙曰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言

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集說

呂氏大臨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於崇高故曰以莫不興

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徐氏鳳彩曰以上三章皆言天之福君欲君祈天永命也

○吉蠲

古立反

為饗

尺志反

是用孝享

叶虛良反

禴

餘若反

祠烝嘗

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

劉氏瑾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

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

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蔣蠲董氏悌生曰既諏士然後卜日卜吉而後有祭期蠲氏

道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饔之圭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言齊戒滌濯之

潔劉氏瑾曰齊戒謂七日齊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澆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饔儀禮有饔

饔注炊黍酒食也郭氏璞曰猶今云饔饌皆一語而兼通○邢氏曷曰言饔之一字通

酒食兩名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

曰烝孔氏穎達曰孫炎曰祠之言食初新菜可為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

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
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
司馬遷

白亞園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父○司馬氏貞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盤音籌三代世表稱叔

類凡
先王太王以下也
孔氏穎達曰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

○問古無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

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
君通謂先公

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
毛氏

尸所以象神○孔氏穎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劉氏

瑾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篇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朱

氏公遷曰此言祖宗降福之故必迷嘏詞以祝之者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將祭而先盡其誠則致祭而必受其福矣○鄒氏泉曰此章先言祭者特本致福之由耳非若他詩盡事神之禮而始獲神之福也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

叶筆力反

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集傳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

鄭氏康成

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

用飲食而已

王氏安石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

羣衆也黎黑也猶秦

言黔

其淹反

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

助爾而為德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

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彭氏執中曰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始言民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修己安人安百姓之意也○劉氏瑾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

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朱氏公遷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悠久此章專言其盛大福至於此無以加矣

○如月之恒

胡登反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起虔反

不

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集傳賦也恒弦

陸氏德明曰恒本亦作絙

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

孔氏穎達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

日始出而就

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

長茂也

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

集說

呂氏大臨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

虧相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無不爾或承是言其子孫承繼之意夫人心自以為足則足矣故天保之臣祝其君以福祿言有盡而意無盡也

總論

朱氏善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之福我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

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季氏本曰人君能以德及民宜享多福故其臣美之蓋欲其德之有常也雖稱頌之而歸於

有德則責難之意寓焉○朱氏謀璋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

鍾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劉氏瑾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惟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采薇采薇薇亦作

叶則反

止曰歸曰歸歲亦莫

音暮

止靡

室靡家

叶古

玁狁

音險

狁

音允

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此章作與

莫

故叶薇與歸

叶家又與居叶

集傳興也薇菜名

呂氏祖謙曰薇解見草蟲

作生出地也

劉氏彙曰作謂

芽初出土

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啟跪也

嚴氏絜曰解見

四牡不遑啟居

○此遣戍役之詩

孔氏穎達曰戍守也謂遣守衛之役人

以其

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

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

黃氏佐曰今年

也春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

黃氏佐曰明年冬也

然凡此所以

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
 苦我也直以獫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
 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
 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
 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
 月而歸又明年中仲音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
 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許氏謙曰防秋宋遣戍之

名

集說

程子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舍其室家不遑暇起

居以獵狝之故也○嚴氏粲曰念歸之切當在歲晚雖託為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獵狝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之而託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已諭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

叶巨烈反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集傳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

問也

孔氏穎達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

○言戍人念歸期

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

其室家之安否也

集說

輔氏廣曰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戍者勤苦

之情大概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段氏昌武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至於難堪倘前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作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契闊飢渴之窮困道途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我行不來

叶六直反

集傳與也剛既成而剛也

李氏公凱曰始言薇始生中而柔終而剛以見天時

之變

爾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

月也

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

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

無還心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歲亦陽止亦謂來歲之十月於歸期為近也此章言其既至成所則當勉於王事無

苟安息寇敵之來當竭力致死而無復有回顧之意
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

行而不
相悖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芳無胡瓜二反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斤於

尺奢二反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集傳興也爾華盛貌

董氏道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薊爾華盛貌

常常棣也

孔氏穎達曰以其來路車而稱

嚴氏策曰解見常棣

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

其來路車而稱

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蟠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御車得稱路也

業業壯也

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

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

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

朱氏公遷曰此章預言其蓄勇以待敵如

此

集說

鄭氏康成曰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王氏安石曰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段氏昌武曰聖人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敗而三馬在彼亦心服在此亦非倖矣曰三者以赴敵休士之節約而言之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求龜反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符非反

四牡翼翼象弭

彌氏反

魚服

叶蒲北反

豈不日戒

叶訖力反

玁狁孔

棘

集傳賦也駸駸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鄭氏康成曰腓當作

芘○孔氏穎達曰謂依座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

隨而動也董氏道曰葉字書腓脛腓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李氏樛曰言

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状象弭以象骨

飾弓弣所交反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曰無

緣者謂之弣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弣者弓弣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弣也○嚴氏

樂曰左傳云左執鞭弣曲禮云右手執蕭蕭弣魚獸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

鞬

居言反

矢服也

陸氏璣曰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

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

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

所依乘戍役之所庇倚

劉氏葵曰君子則依之以為備禦也小人則隸之以為進

也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

乎獾狠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朱氏公遷曰此章亦預言在戍

所之時而致謹以防寇者如此

集說

陳氏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

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
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鄭氏泉曰駕彼二句
言駕車之馬甚強也君子二句言所乘之車利用也
四牡句言行列整治也象弭句言器械精好也豈不
日戒總承車馬行伍器械如此豈可恃此而不日相
警戒乎猥狁孔棘即警戒之辭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

于付反

雪霏霏

芳菲反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叶於希反

集傳賦也揚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

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

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
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
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朱氏公遷

曰首章風諭以不得已之意末章體
悉以不忍人之心起結兩章相應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
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

○輔氏廣曰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
傷悲之極也上之人既已述其情如此則知之可謂
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
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

不我
知矣

總論

程子曰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

其勞○朱氏公遷曰前三章雖兼私情公義言而重在義四章五章專言公義六章專言私情教戒以倡其勤憫恤以致其悅使人之道當然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集說

范氏處義曰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

樂章宜為文武之詩○謝氏枋得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

狄叶莫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直叶六反

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

叶節力反

矣王事多難

乃旦反

維其棘矣

集傳賦也牧郊外也

爾雅郊外謂之牧○邢氏曷曰言可放牧也

邢

自從也

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御夫掌御載車從

車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實此僕

夫亦有戎僕也

○此勞還率

音帥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

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
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
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王命名己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

其忠敬也○程子曰出車於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

不敢寧也○謝氏枋得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

憂勤王事之志有整暇勇決之材有奔走犯難之忠

○鄒氏泉曰自天子所二句蓋語其人以見王命之

重與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意不類此是在郊外

時事彼是至朔方時事此是表其出有所自彼欲振

作士卒

之氣耳

○我出我車于彼郊

高叶音

矣設此旒

兆音

矣建彼旒

毛音

矣

彼旗

餘音

旒斯胡不旒旒

寐叶蒲反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似反

醉

集傳賦也郊在牧內

劉氏瑾曰却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

蓋前

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

陸氏化熙曰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

則所見止是設旒建旒而設旗建旒已在彼牧故亟接之曰彼旒旒斯蓋兼前後軍言之也

設陳

也龜蛇曰旒

許氏謙曰龜蛇曰旒鳥隼曰旗及下文龍為旂皆周禮司常文

建立也

旒注旒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旗

嚴氏槩曰旗解見鄒干旒

鳥隼

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范氏處義曰詩所謂旒者玄武

也所謂旗者朱雀也

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

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

朱氏公遷曰局部分也左者常左右

者常右前後亦然不易其所也

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旒旒飛揚之貌

嚴氏桀曰繼旒曰旒旒以全帛為之續旒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旒言旒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旒言不張旒也此胡不旒旒乃飛揚之貌生民徃救旒旒亦揚起也

當作悅○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音熾彼旗幟者豈不

旒旒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

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

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

臨事而懼皆此意也黃氏幹曰臨事而懷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

集說程子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嚴氏桀曰設為將率之辭言出

車郊地人競於趨事或設旒於干或建旒於車車上載千千上設旒干首有旒旒旒互言之耳彼礪與旒皆旒旒然飛揚軍容甚張也然憂心悄悄僕夫亦為之憔悴迷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

叶鋪反

旂旒央央

於良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集傳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

程子曰指元帥之名以顯

其功方朔方

孔氏穎達曰北方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

今靈夏等州之地

皇輿表靈州今靈州所屬寧夏衛夏州今寧夏衛並隸陝西

彭

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

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

襄同

蔡氏沈曰襄駕出其上也

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

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

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

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竝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

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

戰為先也

范氏祖禹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獫狁之地而城之○劉氏瑾曰此上

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集說

蔣氏悌生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國人之辭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南仲之辭也由國人觀之

則軍之甚盛不可當自南仲論之則制戎之長策不可易誠以戰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為愈勝而滅之孰若兵不血刃而我患自息之為長此明良之定策馭戎之要術出自王言而入乎南仲之耳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歟○姚氏舜牧曰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見上所云出車建幟以急難者蓋承此命耳故南仲始出令軍中以振厲士卒之氣士卒皆用命而獵狝于襄馬共出也有名其作也有勇而其往也無敵此之謂王者之師此之謂王者之將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叶芳無反

今我來思雨

于付反

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集傳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

孔氏穎達曰雪落而釋為泥塗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

書策命臨遣之詞也

孔氏穎達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問簡書

二說朱子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則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

鄰國也○黃氏佐曰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請救邢以從簡書集注出此然非此詩本意故

從後說

○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

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

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南仲既襄獫狁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此簡書○嚴氏榮

曰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秦稷方華六月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釋為塗泥春初時也初謂止伐獫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

○嗶嗶

於通反

草蟲趨趨

他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敕中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戶江反叶胡攻反

赫赫南仲薄伐西

戎

集傳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

耳

未氏公遷曰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婦人自然此迷之詞此則迷婦人之情而代賦其事耳

然此

南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獯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集說

程子曰觀此詩意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輔氏廣曰前章既言其歸途之事故此章又迷

其室家之情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季氏本曰草

蟲鳴鄭氏以為晚秋之時蓋在六月出車之後雨雪
載塗之前朔方城畢而西戎警急之時也此時南仲
家人感於時物之變方思其歸
而忽有西戎之伐尚不得歸也

○春日遲遲卉

許貴反

木萋萋

七西反

倉庚喈喈

音皆居奚反

采

繁祁祁

巨移反

執訊

音信

獲醜薄言還

音旋

歸赫赫南仲玃玃

于夷

集傳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

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

姚氏

曰于襄者埽除而無敵也
于夷者蕩平而無事也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

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劉氏理曰此則述其歸日之懽情以勞之也

集說

嚴氏棗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叙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

功伐皆喜而道之也繫以生蠶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為室家之言也獨言獫狁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主也采芑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

總論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共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輔氏廣曰行師之道始出則

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

後謂之王
者之師

出車六章章八句

集說

嚴氏粲曰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杜當還歸之候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亦不忘之意也

有杜

大計反

之杜有睨

華板反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

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集傳賦也睨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

嚴氏粲曰陽解見采薇

遑

暇也○此勞還役之詩

鄭氏康成曰役戍役也

故追述其未還

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

嚴氏
案曰

杜辭見
唐杖杜

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

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

王氏質曰繼嗣我日
積日為月而至於陽

至

於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

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

范氏祖禹曰女心傷止居
者之思也凡行役惟居者

之憂
為甚

或曰興也

毛氏長曰興也杖杜猶得其時
蕃滋征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下章

放此

劉氏瑾曰持
二章而言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
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

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輔氏廣
曰迷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切而必曰王事靡
監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劉氏瑾曰次年十月乃
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
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
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監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集傳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集說

毛氏萇曰室家踰時則思○輔氏廣曰王事靡
監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

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劉氏瑾曰戍者之還當以
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杖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

以歸也○鄒氏泉曰杖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杖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檀車消反

憚憚尺善反四牡瘡瘡古緩反叶征夫不遠

集傳賦也檀木堅宜為車

毛氏莖曰檀車後車也○孔氏穎達曰伐檀曰伐輪

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憚憚敝貌瘡瘡罷音皮

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

君子曹氏粹中曰以朔方而視岐而念其以王事詒

父母之憂也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

然檀車之堅

而敝矣四牡之牡而罷矣

孔氏穎達曰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

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集說

嚴氏桀曰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

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

叶立直反

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期逝不至

叶朱力反

而多

為恤卜筮偕

叶舉里反

止會言近

叶渠紀反

止征夫邇止

集傳賦也載裝疫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

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

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

毛氏叢曰遠行

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王氏炎曰而多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

故

且卜且筮相襲俱作

何氏楷曰禮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

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

合言於繇

直又反○羅氏中行曰著龜之辭也

而皆曰近

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

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集說

輔氏廣曰征夫不遠料想之辭也征夫適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

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鄒氏泉曰近謀乃心或蔽於私臆遠度諸

物猶出於想像故以卜筮終之

總論

范氏處義曰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貴於切近其情也○嚴氏粲曰

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劉氏瑾曰前三章皆述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薇出車同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集傳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集說

蘇氏轍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為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

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為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李氏樗曰：呂吉甫嘗云：其遣也，則預述其還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采薇出車，杜之詩遣勞率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返始終之情，以憫之則一也。

南陔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輔氏廣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

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今正之說見華黍

附錄

李氏善曰：陔隴也。○呂氏向曰：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王氏應麟

曰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
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
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案春
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
節陔為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集傳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
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

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集傳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集傳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

後笙入立于縣中

李氏如圭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

磬故笙立
于磬南

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

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
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
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

而亡之耳

劉氏理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
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

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鼙其方者擊
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集說

董氏道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
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

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
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

是也然則亡其辭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李氏樗曰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丰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夫言詩正如言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東哲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也○黃氏震曰古者亡即無字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

附錄

序曰南陵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氏

莒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苦歌之可習○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蕭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氏粲曰樂以人聲為主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魚麗

反力

馳

于雷

音柳與酒叶

鱮

音常

鯨

音沙叶蘇何反

君子有酒旨且

多

集傳興也麗歷也雷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

孔音者

也

毛氏長曰雷曲梁也寡婦之筍也○孔氏穎達曰以薄為魚筍其功易故號寡婦筍耳非寡婦所作

也鱮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

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陸氏佃曰今黃鱗魚性浮而善飛躍

故一曰揚也 鯊鮑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

吹沙

濮氏一之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劔鞘吹沙小魚耳

君子指

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

朱子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

有酒為句音且多為句且
鬻酒漁多亦隔句協韻也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

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

以優賓也

何氏英曰古人燕饗物致盛備蓋無非以寓其誠敬而賓亦樂其優勤之意也

或

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毛氏萇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

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子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
勝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

集說

蘇氏轍曰苟而獲鱠漁施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

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酒醴以燕樂之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公遷曰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起語耳但蓄中之魚既有鱠又有鯿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者兼備為興

○魚麗于罍魴鱧

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

集傳興也鱧

同重

也

嚴氏案曰毛氏以鱧為鱧本二音也草云鱧一名鱧今黑鯉魚也

又曰鮠也

音鮠

嚴氏案曰舍人云鱧名鮠陸璣云鮠似鯉頰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為

今之鮠魚也

集說

李氏本曰多音即上章之意取協韻故覆言耳

○魚麗于罭

音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叶羽已反

集傳興也

念平聲

也

孔氏穎達曰釋魚有鯉鮪郭璞曰今鯉額白魚也鮪別名

鯉孫炎以為鯉鮪一魚郭璞以鯉鮪各為一魚

有猶多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蓋魚之為物非人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衆多

故夢魚者為豐年之兆今魚之麗于罭者有鱮鯉焉有鯉鯉焉則他物之盛當稱是矣君子之行禮特言有酒蓋酒以行禮故為酒為醴所以洽百禮○濮氏一之曰興言竹罭何足以得巨魚而乃有魚如是之多自謙不足以致賢而乃賓客如是之衆雖衆也主人不患於無酒也美而且多而且有則

取之不竭矣言酒則散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豈真
謂罾中之魚哉謂曲梁之筍果可以得如是衆多之
哉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

叶居何反

矣

集傳賦也

集說

季氏本曰物謂水陸之差嘉即旨也本前章多且旨而言

○物其旨矣維其偕

叶舉里反

矣

集傳賦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感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季

氏本曰借即多也言
水陸之物皆備也

○物其有

叶羽
已反

矣維其時

叶上
紙反

矣

集傳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
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
全也

集說

程子曰盛而及時也○王氏安石曰若季冬薦
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大臨曰物常有而

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
不可必其時也○呂氏祖謙曰物雖盛多而借有必
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
苟非國家閑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總論

李氏本曰前三章皆言有酒乃置酒之通名也後三章皆言物則其所謂旨所謂多者皆以散

言矣雖用字不同其實嘉與時皆所以言旨也有與
偕皆所以言多也不過即旨多二義反覆歎詠以見
主人禮意之殷勤耳如此賢者豈不樂就哉○黃氏
佐曰或曰樽酒簋二日可用享而瓠葉兔斯聖人取
之魚麗之燕毋乃過於侈乎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
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
其所先哉燕之於寢則稱之曰賓饗之於廟則躬為
獻酬禮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將之猶汲汲然若有
所不及也故魚麗則盡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
賓共彼述主人之謙詞此達主人之誠意非以論豐
也儉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集傳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

朱氏公
遷日前

樂謂歌鹿鳴四牡皇華
秦南陔白華華黍也

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

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
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
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
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
多能備禮也○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

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饗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閒敘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

由庚

集傳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附錄

李氏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

然罩罩

張教竹卓二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

五教厯各二反

集傳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

才損反

鱗肌肉

甚美

朱氏公遷曰諸本作鱒鯽肌誤○何氏英曰吳師道曰案詩記引山陰陸氏曰鯉質鱒鱗肌肉

甚美傳是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與國刊本朱鑑所傳者鯉質鱒鱗為是鯽字誤無疑

出於沔南

之丙穴

李氏栲曰嘉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

沔陽縣嘉乃

是魚名也 然發語聲也

篔篹

也編細竹以

罩魚者也

孔氏頴達曰釋器云篔謂之罩李廵曰篔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篔也

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篔

重言罩罩非一之詞

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

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

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也

劉氏瑾曰詩言燕樂行綏既燕而又燕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集說

蘇氏轍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

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朱氏公遷曰以魚起興與魚麗同所薦之物不止於魚特借此為起語爾然魚必取以供燕饗酒必舉以樂賓客則又以用物之義為興也○姚氏舜牧曰讀其詞似以有魚興有酒然其意實以嘉魚興嘉賓也觀下章甘瓠翻雛自見得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所諫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苦旦
反

集傳興也汕櫟

劉氏瑾曰爾雅作粟竝側交反

也以薄汕魚也

鄭氏康成

日今之擦器也

衍樂也

唐氏汝諤曰衍即樂之甚也易曰飲食衍衍

集說

陸氏佃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擦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罩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

也一

○南有樛

居虬反

木甘瓠

音護力迨反

之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綏之

集傳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

者也。膠木下垂而美實繫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

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朱氏公遷曰：主人卑禮而嘉賓樂之，綢繆

繼繼亦若此也。此以相得之意為興。

集說

蘇氏轍曰：瓜蔓於地，然其過膠木也，未嘗不繫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

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陸氏佃曰：言膠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繫之，則以貴下賤之況也。傳曰：苦瓠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黃氏佐曰：膠木興君子甘瓠興嘉賓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纏絲股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鷗

之誰反

然然來

叶六直陵之二反

思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又

叶夷昔反
或如字

思

集傳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

輔氏廣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

此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

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

誠有加而無已也

孔氏穎達曰思皆為辭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或曰又思

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也凡思字為

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初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末曰

烝然來思惟其始求之衆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
○徐氏鳳彩曰離性專一今肯翮然而來則其情諧

造而可以久矣興嘉賓燕而又燕獻酬交錯久而不厭其瀆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騅鳥之壹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

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纍之乃瓠之自纍四章曰來思乃騅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於王之朝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其樂好次言其術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欲燕之非至誠安能有加無已如此○姚氏舜牧曰此燕饗通用樂章故不獨頌嘉賓而主人樂賓之意亦具見焉○樂歡會也藉此燕以相歡會也術宜適也藉此燕以相宜適也綏見燕之綢繆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者也又字見燕之重複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滑矣者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集傳說見魚麗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嚴氏粲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

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

崇丘

集傳說見魚麗

附錄

李氏善曰言萬物生長於高丘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

叶田
詒反

北山有萊

叶陵
之反

樂

音洛

只

音紙

君子邦家之

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集傳興也臺夫

符音

須即莎草也

陸氏璣曰舊說夫須
莎草也可為蓑笠或

云臺草有皮堅
滑緻可為蓑笠

細

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陸氏璣曰
今兗州人

蒸以為茹
謂之萊蒸

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

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

范氏處義曰
南北指周地

之南
北也

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

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羨其德而祝其壽也

劉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斲萬年用斲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集說

朱氏公遷曰山有臺又有萊君子有德又有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

祝者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則邦家之基亦永無窮矣○鄒氏泉曰基者如興道致治建功樹業以內則柱石乎王朝而邦畿鞏固以外則藩維乎四國而侯服奠安是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集傳興也

集說

程子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為邦家之光榮○輔氏廣曰首章邦家之基

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損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滿彼反

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集傳興也杞樹如檇一名狗骨

集說

程子曰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劉氏瑾曰此章則專美

其德也○朱氏公遷曰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民所瞻依者也既為邦家之基又為邦家之光又為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矣而且願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已祝之

○南山有栲

音考叶音口

北山有杻

反女九

樂只君子遐不眉

壽

叶直酉反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叶莫口反

集傳興也栲山樗

嚴氏桀曰栲可為車輻解見唐山有樞

杻檍也

嚴氏

桀曰杻可為弓弩幹解見唐山有樞

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朱氏公遷曰秀眉眉有秀

毛也長眉秀出於其閒為壽徵

集說

李氏樗曰德音是茂言其令聞之茂盛也○朱氏公遷曰享眉壽而德音又如茂焉則年彌高

德彌劬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願其有是福也此章則有是福而尤願其有是德也

○南山有枸

俱甫反

北山有楸

音庚

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耆

音苟

叶果反

樂只君子保艾

五蓋反

爾後

叶下反

集傳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

指長數寸噉

音啗

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楸鼠

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

曹氏居貞曰宮室之良材

黃老人髮

復黃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黃氏佐曰黃者自其微諸今者言保艾自其善諸後者言○

朱氏道行曰爾後指君子後人培養厚則流澤長淑氣鍾則賢才出惟有此後方可撫我子孫黎民邦家之基永固而無期無疆之祝不虛矣

總論

輔氏廣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耆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

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耆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而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沈氏守正曰首三章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矣下二章曰遐不眉壽遐不黃耆美其必然之壽也曰德音是茂保艾爾後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曰保艾有

引翼之道寓焉亦德也雖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以惠迪感召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集傳說見魚麗

集說

鄧氏元錫曰南山有臺本興賢樂後因為燕饗通用樂所頌禱亦各以其情而遷焉

○朱氏道行曰徐氏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賓嘉魚言惟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一義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

由儀

集傳說見魚麗

附錄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

音六

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呂反

兮既見君子我心寫

叶想羽反

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嚴氏榮曰蒿總名也蕭蒿之香者也

漙漙

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

也

郝氏敬曰如韓姑燕譽之譽

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

燕以示慈惠

劉氏瑾曰左傳晉卻至曰燕以示慈惠蓋謂升穀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

恩惠也

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

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集說

張子曰有譽處今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而美名可保也○朱氏公遷曰露零於蓼蕭

天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故為興○朱氏善曰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集傳興也灑灑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唐氏汝諤曰為龍增

寵之意為光輝耀之意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

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朱氏公遷曰褒

美自為龍為光言祝頌自壽考不忘言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詞也

集說輔氏廣曰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

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不爽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朱氏公遷曰我以為寵我以為光則中心之喜

可見與我心寫兮相應德無差失
則長久安寧為龍為光可保其終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

宜弟

待禮反

令德壽豈

開改反

去禮反

集傳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

嚴氏槩曰孔燕猶言盛燕謂其禮甚設也

豈

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

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

劉氏瑾曰左傳宣公二年

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秦鍼懼選

朱氏公遷曰秦鍼景公弟也得

罪於景公其母曰弗去懼選注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見左傳昭公元年

之類故

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

也

集說

輔氏廣曰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

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濮氏一之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反奴同

既見君子倬

反徒彫

革沖沖

反 敕弓

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集傳興也濃濃厚貌倬鸞也革鸞首也馬鸞所把之

外有餘而垂者也

孔氏穎達曰倬皮為之故云倬革○何氏楷曰从絲曰鸞从革曰倬

降即轡之別名革乃轡首之垂者

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

在鑣曰鸞

陸氏佃曰青鳳為鸞鸞雌曰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劉氏瑾曰集傳於駟馱以為

乘車之鸞在衡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字○沈氏守正曰朱子云在鑣曰鸞從毛氏也皆諸侯

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

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集說

賈氏誼曰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輔氏廣曰此章則但美其車馬之飾而極言其萬

福攸同以見其期望之意無有窮已焉○朱氏公遷曰諸侯之福天子之所賜也車馬如此而沖沖雖雖然從容自得其安樂也甚矣非萬福之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之意○鄒氏泉曰降革以飾駟服沖沖

以垂有順適之意而忠順之度形矣和驪以飾車馬
雖難以和有協應之意而和敬之德形矣皆見其謹
處侯度

總論

輔氏廣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
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

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許氏
謙曰見君子而心寫笑語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
龍為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
如此而為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鄒氏
泉曰此詩見至治之世諸侯之朝有常期而天子之
禮遇有常典又拳拳惟德之勸戒此周道之所以為
也泰

蓼蕭四章章六句

集說

李氏樗曰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宴

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
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指第一章寵光之不
宣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指第三章同福之不
受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寵
為寵
是也

湛湛

直減反

露斯匪陽不晞

音希

厭厭

於鹽反

夜飲不醉無歸

集傳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

也足也

輔氏廣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

夜飲私燕也

韓氏嬰曰

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踣而上坐者謂之宴
○孔氏穎達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

私恩明夜飲者亦君
留而盡私恩之義

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

燭焉

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大燭於門

外○歐陽氏修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

私之恩盡殷勤之意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鄭氏康成曰諸侯朝覲會同天

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

飲不醉則不歸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黃氏佐曰酌酒始

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故曰醉

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沾於物非至曙則不乾

厭厭之飲思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曹氏粹中曰不醉無歸則其醉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厚之意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集傳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呂氏祖謙曰卬氏曰言在所尊者之

室蓋路寢之屬也

賈氏公彥曰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嚴氏粲曰燕禮膳宰具官

饌於寢東注云寢路寢也考成也

輔氏廣曰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

劉氏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思洽也○朱氏公遷曰露在豐

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厚故以為興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集傳興也顯明允信也

謝氏枋得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無

一毫可疑也

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

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輔氏廣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集說

蘇氏轍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

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蔣氏惺生曰二章言天澤濃而人

君有成禮三章言天澤溥而諸侯有成德以湛露及豐草興夜飲成禮以湛露及杞棘興諸侯成德詩人之意若曰以豐草杞棘之賤而湛露皆有所及況我所燕之諸侯皆有令德可不加禮以饗之蓋上天無

心以成化而雨露之澤不擇物而周被聖人
有心於制禮而燕饗之設必擇人而後行

○其桐其椅

於宜反

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集傳興也離離垂也

韓氏嬰曰離離長貌程子曰離離猶纍纍

○令儀言

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輔氏廣曰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桐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耳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

他物若下泉詩芄芄黍苗之類是也○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況令儀○黃氏樵曰莫不令德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莫不令儀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僂僂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為盛時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燕以示慈惠禮不嫌於厚禮意未盡雖逮宵可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

詠亦記一時待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輔氏廣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畧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畧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盡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朱氏公遷曰前二章見親愛之至情後二章有戒飭之微意○姚氏舜牧曰露必待陽而晞飲必至醉而歸期其饗也露必濡於豐草飲必設於宗室隆其禮也杞棘承湛湛之露桐椅生離離之實君子承燕而不喪其令德不失其令儀此天子所樂予而錫之

燕饗之隆禮也詩敘燕飲於前而推本於君子之德儀旨深哉

湛露四章章四句

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

杜氏預曰朝而

受政教也

王宴樂之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氏公彥曰上公

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

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

禮記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魚斤反斯禮已三爵而由由以退

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莊二十二年左傳陳公子完奔齊為工正飲桓公酒

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集說

朱子語類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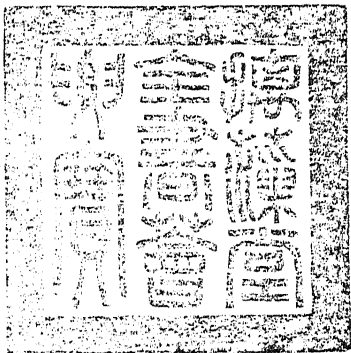
樂之意方好○鄧氏元錫曰蓼蕭之辭篤而莊湛露之辭親而洽愛敬至矣愛敬篤於辟公其究及於海內其斯之謂歟○郝氏敬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

謹案第五十八頁前七行皆以鱧為今之鮠魚也
刊本鱧訛鯉據注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陳增